

# 語言接觸與規律改變 ——論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中的表現\*

郭必之

香港中文大學

粵北土話是位於廣東北部一群系屬未明的方言。本文通過考察中古全濁聲母在這些方言中的表現，說明語言接觸、規律改變以及方言形成的原理。一般認為粵北土話有五種清化模式。它們的分野，在於「客贛化」的程度有多深。由於客贛方言影響這些土話的時間不一，而土話本身也有不同的來源，所以便產生了多種類型的清化行為。本文試圖逐一追究這五種類型產生背後的機制。在同一基礎上，為粵北土話進行初步的分群，並解釋它們形成的過程。

關鍵詞：粵北土話，語言接觸，規律改變，層次，分群

## 1. 引言

漢語幅員廣袤，方言複雜。無論是方言之間的接觸、抑或是方言跟少數民族的互動，都非常頻繁，構成了許多生動的語言接觸個案。<sup>1</sup> 隨著越來越多方言材料的出版，我們對各種方言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而一些以前鮮為人知的方言，也慢慢地揭開了神秘的面紗。本文打算以粵北土話作為主要材料，希望通過討論它跟周邊方言互動的情況，說明方言接觸、接觸後的規律改變、以及方言形成的

---

\* 本文初稿，曾分別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2003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 年 4 月）和南開大學（2004 年 6 月）三個場合上宣讀，先後蒙丁邦新、張洪年、張敏、張雙慶、莊初昇、何大安、沙加爾 (Laurent Sagart)、汪鋒諸位的謄正，特此鳴謝。文中錯誤一概由筆者負責。

<sup>1</sup> 西方學者對語言接觸的研究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例如 Weinreich (1968)、Thomason et al. (1988) 都是相當出色的作品，可惜漢語方言的情況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目前我們對漢語方言接觸的認識，主要得力於何大安 (1987, 1988b, 1990, Ho 1996)、平田昌司 (1988)、王士元等 (Wang and Lien 1993)、丁邦新 (1998a)、王福堂 (1999) 和黃金文 (2001) 等人的著作。這裡我們只著重從歷時 (diachronic) 觀點考察語言接觸的著述。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出發的作品暫時不在參考之列。

原理。我們同時會留意粵北土話和湘南土話是否具備特別密切的親緣關係，足以獨立為一個方言區。

粵北土話是指廣東北部一群系屬未明的漢語方言。《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 把它稱作「韶州土話」。<sup>2</sup> 這種方言長期在客贛方言、<sup>3</sup> 湘方言、粵方言、以及西南官話的包圍下，音韻、語法和詞匯系統都呈現出特殊的面貌，其中音韻系統尤其引起關注。粵北土話到底是怎麼樣形成？它和周邊的方言又有什麼關係？怎樣受到這些方言的影響？學界還是議論紛陳，沒有共識。這裡面不單是語言接觸的問題，還要考慮到語言層次 (language strata)、分群 (sub-grouping) 和規律改變等因素。粵北土話一方面蘊藏著非常豐沛、而且有別於其他方言的語言資訊，但另一方面它的使用人口正有迅速減少的趨勢。因此，對這種存在絕種可能的方言進行完整的描寫和分析，是一項十分迫切的工作。

全文共分七節。除第 1 節「引言」和第 7 節「結論」外，其餘各節的主要內容如下：第 2 節簡單介紹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中的表現。第 3 節分析土話五種清化模式的特點和由來。在第 4 節裡，我們通過考察幾種異常的音韻現象，嘗試解釋粵北地區語言接觸的過程、形式和結果。語言接觸是語言層次形成的主因，但粵北土話和全濁聲母有關的層次似乎並不豐富。第 5 節會探索箇中原因。第 6 節主要思考粵北土話分群的問題。「方言的不同，就是規律的不同」(何大安 1988b:19)。稍後會看到語言接觸如何誘發規律改變，為傳統的分群帶來考驗。

本文所引用的粵北土話材料，主要根據張雙慶、萬波 (1996, 1998)、張雙慶 (2000a, 2000b) 以及莊初昇 (2000, 2001) 等人的著作，湘南土話依楊時逢 (1974)、李永明 (1988)、周先義 (1994)、王本瑛 (1997)、沈若雲 (1999)、羅昕如 (2002) 和盧小群 (2003)。下文討論時，不再一一註明。

## 2. 基本資料介紹

何大安 (1988b:109) 在沒有看到粵北土話資料的情況下，對湖南、湖北一些方言清化的類型作過這樣的評述：「在這些方言搭界的地方，常常有濁音清化的特殊類型出現。例如湖南安仁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湖南資興平聲的唇音、舌尖塞音以及仄聲不送氣，平聲的其它聲母送氣；湖南汝城凡唇音和舌尖塞音不送

<sup>2</sup> 林立芳、莊初昇 (2000:127) 從歷史和地理兩方面考慮，認為「韶州土話」一名有欠確切。本文跟隨他們的做法，把廣東北部一帶的土話稱為「粵北土話」。

<sup>3</sup> 客家方言和贛方言不單有相同的清化模式，而且都對粵北土話的發展有過深刻的影響。為了方便討論，有需要時會把這兩種方言統稱為「客贛方言」。

氣，舌尖塞擦音和舌根音送氣；湖北嘉魚平仄都送氣，但入聲之入陽平者不送氣等等。這些特殊類型，很可能就是幾種大類型互相衝擊的結果。」和資興、汝城相類的方言，原來也可以在粵北土話中找到。<sup>4</sup> 可以說，何先生的判斷同樣適用於粵北土話之中。下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古全濁聲母的演變方面。

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中已經完全清化，清化後有五種不同的表現。現據莊初昇、林立芳 (2000:48-49) 兩位的報導，略作介紹：

- (一) 不論平、仄一律送氣。如南雄烏徑話、仁化長江話；
- (二) 並、定、澄（今讀塞音）<sup>5</sup> 常用上聲字唸送氣，其餘的多不送氣。澄母（今讀塞擦音）和其餘全濁聲母一般都讀送氣。如樂昌長來話、乳源桂頭話；
- (三) 並、定、奉母（今讀塞音）<sup>6</sup> 今讀不送氣，澄母（今讀塞擦音）和其餘全濁聲母一般都讀送氣。如連州保安話、樂昌黃圃話；
- (四) 不論平、仄一般都讀不送氣。如南雄城關的雄州鎮話；
- (五) 逢平聲不送氣、逢仄聲讀送氣。如南雄百順話。

現試用圖表來概括這五種類型的特點。「+」代表清化後讀送氣，「--」代表清化後讀不送氣，「-----」表示不適用。

#### (1) 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中的五種演變類型

聲母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類型五
並	+	+(上) / -- (其他)	--	--	-- (平) / + (仄)
奉 (塞)	-----	-----	--	-----	-----
定	+	+(上) / -- (其他)	--	--	-- (平) / + (仄)
群	+	+	+	--	-- (平) / + (仄)
從	+	+	+	--	-- (平) / + (仄)
崇	+	+	+	--	-- (平) / + (仄)

<sup>4</sup> 但具體情況略有不同。例如群、從、崇、澄、邪諸母在樂昌長來話（粵北土話）中都唸送氣清音，而在資興譚村話（湘南土話）中則平聲唸送氣清音、仄聲唸不送氣清音。詳見下文的討論。

<sup>5</sup> 部分知組三等常用字在粵北土話中讀如端組，如武江上寮話「知」[tai<sup>13</sup>]、「晝」[ti<sup>4</sup>ʔu<sup>45</sup>]、乳源桂頭話「柱」[t<sup>h</sup>au<sup>21</sup>]、樂昌長來話「直」[tei<sup>12</sup>]等，詳情參閱莊初昇 (2002)。澄母字讀塞音者，演變規律和定母相同。爲了行文方便，下文所提及的「定母」，一律包括讀塞音的澄母字。

<sup>6</sup> 莊初昇、林立芳 (2000:51) 的資料只舉了一個「飯」字：連州保安 [pə<sup>22</sup>]、連州西岸 [pə<sup>22</sup>]、連州丰陽 [pa<sup>21</sup>]。其他類型的方言似乎沒有這種現象。下文所提及的「並母」，一律包括讀塞音的奉母字。

澄（塞擦）	+	+	+	--	--（平）/ +（仄）
澄（塞）	-----	+（上）/ --（其他）	--	-----	-----
邪	+	+	+	--	--（平）/ +（仄）

像粵北那樣小的區域，中古全濁聲母清化後的演變類型竟然達五種之多，這在漢語圈裡是相當罕見的。<sup>7</sup> 五種類型乍看起來沒有什麼關係。但通過下文的分析，便會知道這五種類型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只是由於先後和不同的方言有過接觸，改變了原來的演變規律，所以才產生了比較異常的音韻格局。在考察方言之間怎樣接觸以前，我們先會詳細分析上述每一種類型方言的特點，嘗試解釋它們變成今天這個面貌的原因。

### 3. 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中五種演變類型的分析

#### 3.1 類型一

中古全濁聲母在類型一的方言中不論平仄都唸送氣清音，例如南雄烏徑話「婆」（並）<sup>8</sup> [p<sup>h</sup>o<sup>21</sup>]、「杜」（定）[t<sup>h</sup>u<sup>12</sup>]、「賊」（從）[ts<sup>h</sup>ɛ<sup>5</sup>]、「轎」（群）[tɕ<sup>h</sup>ia<sup>42</sup>]，仁化長江話「大」（定）[t<sup>h</sup>a<sup>55</sup>]、「才」（從）[ts<sup>h</sup>a<sup>22</sup>]、「及」（群）[k<sup>h</sup>ie<sup>13</sup>]，和客贛方言的演變規律一樣。<sup>9</sup> 張雙慶、萬波（1996:297）就曾經建議「烏徑方言可歸入客家話」。<sup>10</sup> 事實上，客家方言是粵北地區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廣的漢語方言，估計作為主要交際語的人口在四百萬以上（林立芳、莊初昇 2000:126），約佔整個粵北的人口百分之六十。在這種情況下，客家方言無疑會對周邊弱勢方言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 3.2 類型二

楊秀芳（1989:63）曾指出：「聲母多半都作為清化的條件，較少作為送氣與否的條件……聲調則較少作為清化的條件……多半作為送氣與否的條件。」類型

<sup>7</sup> 中古全濁聲母在和粵北土話毗連的湘南土話中也有非常複雜的表現，詳見楊秀芳（1989）。

<sup>8</sup> 「並」代表中古並母字，「定」代表中古定母字，如此類推。下倣此。

<sup>9</sup> 也有少數字唸不送氣音，主要集中在南雄烏徑。例如「錘」（澄）[tɕy<sup>21</sup>]、「酬」（禪）[tɕiu<sup>21</sup>]、「及」（群）[tɕie<sup>42</sup>]。具體成因不太清楚，可能是從南雄雄州鎮話之類的方言借來的。

<sup>10</sup> 我們關心的是烏徑話和一般客家方言具有相同的清化類型。至於烏徑話是不是客家方言的一種，反而並不重要。

二方言最特別的地方，在於既以聲母、同時又以聲調作為清化後送氣與否的條件。以樂昌長來話為例，並、定母非上聲字大都讀不送氣清音，如「皮」（並）[pai<sup>51</sup>]、「病」（並）[pai<sup>33</sup>]、「讀」（定）[tɔey<sup>12</sup>]、「廚」（澄）[tɔ<sup>51</sup>]。但上聲字多讀送氣，如「部」（並）[p<sup>h</sup>ɔ<sup>33</sup>]、「伴」（並）[p<sup>h</sup>ɔŋ<sup>33</sup>]、<sup>11</sup>「蕩」（定）[t<sup>h</sup>an<sup>33</sup>]、「苧」（澄）[t<sup>h</sup>ɔ<sup>33</sup>]。其他聲母不論平仄大多數都唸送氣音，好像「殘」（從）[ts<sup>h</sup>ɔŋ<sup>51</sup>]、「濁」（澄）[t<sup>h</sup>ou<sup>12</sup>]、「寨」（崇）[t<sup>h</sup>i<sup>33</sup>]、「技」（群）[k<sup>h</sup>ai<sup>33</sup>]等。在上述的材料中，我們有兩點觀察：

- (一) 群、從、崇、澄（唸塞擦音）、邪五母的演變規律和類型一方言相同；
- (二) 並、定母是否送氣，似乎由聲調來決定。

於是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並、定母沒有跟其他聲母一路走？分化的條件是什麼？

王本瑛 (1997:39) 發現，並、定母字在部分湘南土話中也有類似粵北土話的異常行為。她嘗試用語音學的觀點來作解釋：「並、定、群三個聲母也有不同的送氣傾向，並母定母為一類，群母比較像塞擦音系列……這種現象也是語音的本質造成的……發音 p 時，口腔的壓力在短時間內降低，聲帶以下的氣流未釋出，所以需要發音的準備時間很短。發音 k 時聲帶以下的氣流已隨舌根除阻而釋出，聲帶以下的壓力需要多一點時間凝聚，所以需要較長的時間準備，因此舌根音 k 的送氣成分會比較長，唇塞音的送氣成分最短。所以，舌根音的發音位置使其傾向讀為送氣音，而不同於唇音和舌尖音。」王說儘管有音理上的根據，但這種帶有普遍性的論述，顯然未能完全顧及湘南土話的情形。更何況並、定母在有的湘南土話（如資興譚村話）中是以聲調作為送氣的條件，<sup>12</sup> 並不是全部都讀不送氣音。要找到並、定母跟群母有不同發展趨向的來源，應該從歷時的角度入手。這方面王福堂 (2001, 2002) 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啟示。

在漢越語的材料中，群母和並、定母有清濁之別：群母是不送氣的清塞音，並、定母都是不送氣的濁塞音。王福堂認為這種現象和湘南土話、粵北土話的異常行為有一定的關係。這種關係，源於少數民族語言的底層。眾所周知，漢語好些南方方言都有幫、端母讀吸氣音 (implosives) 的現象，個別並、定母字也牽涉其中，一般認為是受到壯侗語的影響。<sup>13</sup> 漢越語中的並定母，可能是由 b d

<sup>11</sup> 「ㄣ」代表小稱變調。具體內容參閱張雙慶、萬波 (1998:180)。

<sup>12</sup> 資興譚村話並、定母唸送氣音者，只見於仄聲字中，以上聲、入聲較多。

<sup>13</sup> 何大安 (1987:172-174) 在這方面有簡單而扼要的論述，可以參看。

(或 ?b ?d) 演變為 b d 的。湘南土話、粵北土話中的並定母 (包括音值為塞音的奉澄母) 則可能在清化前曾受壯侗族語言的影響變為 ɓ ɗ (或 ?b ?d)。這樣, 在以後全濁聲母清化的過程中, 某些土話的 ɓ ɗ (或 ?b ?d) 因為具有吸氣的特性, 就不再能參與方言中送氣化的音變。」(王福堂 2002:366) 王先生的意見, 可用下表來作概括:

(2) 粵北土話並、定母跟其他聲母不同發展趨向的來源 (據王福堂 2002)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並、定母	b d	ɓ ɗ	p t
其他聲母	g dz...	g dz...	k <sup>h</sup> tɕ <sup>h</sup> ...

吸氣音的擬構的確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問題是南方方言的吸氣音集中出現在幫、端兩母中, 而不是並母和定母。但既然幫母、端母是和並母、定母相對的清音, 如果前者發生變化, 後者往往也不免受到牽連。

在乳源桂頭話中, 所有端母和部分知母三等字今讀零聲母, 十分引人注目。例如「多」(端) [ɔu<sup>51</sup>]、「等」(端) [aŋ<sup>324</sup>]、「凍」(端) [oŋ<sup>44</sup>]、「答」(端) [ia<sup>21</sup>]、「豬」(知) [au<sup>51</sup>]、「竹」(知) [aʔ<sup>4</sup>]。類似的「弱化」現象亦見於四邑片粵方言, 例如台山台城話「多」[u<sup>33</sup>]、「帶」[ai<sup>33</sup>]、「當」[ɔŋ<sup>33</sup>]、「得」[ak<sup>55</sup>]。開平赤坎話連幫母字也都弱化為 v:「八」唸 [vat<sup>33</sup>]、「扁」唸 [vin<sup>55</sup>]、「布」唸 [vu<sup>33</sup>] 等。<sup>14</sup> 平田昌司 (1983:26) 把這種現象和吸氣音聯繫起來:「四邑方言的這些弱化聲母可能是縮氣音<sup>15</sup> 聲母的後裔。因為:(1) 這種聲母弱化只限於幫端母, 見母保持原來的不送氣清塞音;(2) 台語也有類似變化: 揮語 \*ʔb- > w- 或 m-, \*ʔd- > l-;(3) 縮氣音聲母聽覺上沒有向外破裂的印象, 比較容易弱化。」乳源桂頭話「多」、「凍」、「豬」等這些零聲母字, 相信也是由吸氣音 \*ɓ- 弱化而來的。需要特別注明的是: 距離乳源不遠的連山布田 (粵方言區),<sup>16</sup> 就有幫母唸 b、端母唸 d 的現象。b、d 的前身很可能是吸氣音 ɓ、ɗ。<sup>17</sup> 乳源桂頭話和連山布田話雖然系屬不同, 但端 (、幫) 母都有特殊發展的方向。不難想見, 吸氣音曾

<sup>14</sup> 四邑片粵方言的資料, 俱引自詹伯慧、張日昇 (1987)。

<sup>15</sup> 平田昌司所指的「縮氣音」相當於本文的「吸氣音」。

<sup>16</sup> 粵北粵方言的資料, 參閱詹伯慧、張日昇 (1994)。

<sup>17</sup> 「幫、端濁化」也見於部分吳方言中, 例如溫州話、松江話、上海話、永康話等等。參考平田昌司 (1983:22-23) 的報導。

經在粵北地區廣泛流行過。<sup>18</sup>

其他類型二方言並沒有像乳源桂頭話這種端母弱化的現象。我們認為，這些方言早已以  $*d > t$  的途徑恢復了原來的音值。<sup>19</sup> 雖然我們沒有找到幫母弱化的例子，但由於漢語方言的吸氣音多是以一對的形式出現的，所以有理由懷疑  $*b$  也曾經在乳源桂頭話的祖語中存在過。至於舌根吸氣音  $g$ ，則很少在漢語方言中找到。箇中原因，可參考平田昌司 (1983:25)。

現在可以解釋粵北土話類型二方言「並、定母跟其他聲母走向不同」的原因：既然幫、端母分別是  $b$ 、 $d$ ，那麼便騰出了  $p$ 、 $t$  兩個空位。當時還是唸濁音的並、定母字就被拉了過去，率先清化，形成一道拉力鏈 (drag chain)。<sup>20</sup> 由於沒有舌根吸氣音  $g$ ， $k$  的位置仍然由見母字佔著，所以群母字一直唸濁音，直至和其他濁聲母一起清化為止：

- (3) 第一階段  $p > b$ ， $t > d$  (幫、端母吸氣化)
- 第二階段  $b > p$ ， $d > t$  (並、定母在拉力鏈的帶動下清化)
- 第三階段 (a) ( $b > \emptyset$ )， $d > \emptyset$  (乳源桂頭話)
- 第三階段 (b)  $b > p$ ， $d > t$  (其他類型二方言)

好些處於中國東南部的漢語方言，包括吳方言、部分粵方言、贛方言、海南島的閩方言和儋州村話等，都經歷過「第一階段」的變化。<sup>21</sup> 但經過「第一階段」的方言不一定都像乳源桂頭話一樣進入「第二階段」。例如在海南島的閩方言中， $t$

<sup>18</sup> 古幫母字在湖南南部的嘉禾廣發話中多唸  $m$  聲母，這也很可能是由吸氣音演變而來的（參閱平田昌司 1983 對南部吳方言類似現象的討論）。我們對這種方言的認識相當有限，這裡不擬詳細分析。

<sup>19</sup>  $*d > t$  的演變肯定發生在「鏈移」之後，詳見下文的討論。吸氣音的音值本身極不穩定，容易演化為單純的濁音（例如連山布田話）、甚至清音（例如廣西的粵方言、吳方言上海話）。而周邊強勢方言（無論是客贛方言、粵方言、抑或是西南官話，幫、端母都是清塞音字）也為吸氣音的清化帶來一定的影響（參閱平田昌司 1983:26）。這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回頭演變」(retrograde change)。此點承蒙張敏老師指出，謹致謝忱。

<sup>20</sup> 莊初昇、林立芳 (2000:51) 認為：「『徒、住、杜、袋、道』等字在桂頭土話中讀不送氣音  $t$ ，乃是比端母和部分知母三等字由  $t$  演變為零聲母更為晚起的音變現象，否則，這些字也會與端母和部分知三字協同演變成零聲母。」他們正確地指出了兩種音韻演變規律發生的次序。可惜沒有解釋為何所有端母和部分知三字會讀成零聲母。

<sup>21</sup> 海南閩方言的吸氣音並不局限於幫、端母，同時也見於並、定母字。這說明海南閩方言在產生吸氣音前，並、定母字已經清化，和幫、端母合流。但粵北土話的情形並不一樣。好像乳源桂頭話，弱化為零聲母的那幾個字全是端、知母字，沒有一個來源於定母和澄母。可以推斷，粵北土話產生吸氣音時，端母和定母還是有分別的。

的空檔就由 ts 補上。至於粵北土話的拉力鏈是直接由壯侗語誘發而來、還是受別的方言影響？實在不容易探究。<sup>22</sup>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類型二方言並、定母上聲字是唸送氣的，應該怎樣解釋它的來源？嚴格來說，唸送氣的不單是上聲字，還包括幾個入聲字。例如曲江梅村話「達」（定）[t<sup>h</sup>a<sup>44</sup>]、「別」（並）[p<sup>h</sup>ei<sup>44</sup>]、「白」（並）[p<sup>h</sup>ie<sup>44</sup>]。乳源桂頭話這三個字也都讀送氣音（莊初昇 2000:43）。平、去聲則絕少讀送氣的例子。<sup>23</sup>出現這樣的情況，大概只有兩種可能。第一個可能是，這些讀送氣的字都是從別的方言（例如客家方言）借來的。但這個想法顯然不能成立，因為不能解釋為什麼借詞只集中在上聲和入聲。第二個可能是，上、入聲清化的時間和平、去聲不一樣，它們清化的模式也因此而各異。

和絕大部分漢語方言一樣，粵北土話也經歷過「濁上歸去」的演變。<sup>24</sup>這條涉及全濁上聲字的規律，對於瞭解類型二方言的清化過程有很大的幫助。下面以樂昌長來話為例來說明一下。長來話並、定母上聲字已經歸到去聲裡去，大部分都讀送氣音。有趣的是，並、定母的去聲字幾乎都讀不送氣音，與原來的濁上字判然有別。例如：

#### (4) 樂昌長來話全濁上聲字和去聲字的對比

聲母	中古上聲字	中古去聲字
並	部 [p <sup>h</sup> ɔ <sup>33</sup> ]	步 [pɔ <sup>33</sup> ]
並	被（～迫）[p <sup>h</sup> ai <sup>33</sup> ]	備 [pai <sup>33</sup> ]
定	杜（～姓）[t <sup>h</sup> ɔ <sup>33</sup> ]	度 [tɔ <sup>33</sup> ]

我們認為，在「濁上歸去」這條規律影響長來話的祖語 (proto-language) 時，「部」、「被」、「杜」等字還是唸濁音。但另一方面，「步」、「備」、「度」等去聲字已經率先清化。這就產生了「部」、「步」不混的條件。如下圖所示（假設「部」、「步」兩字的韻母沒有改變）：

<sup>22</sup> Fox (1995:127) 曾簡單說明過底層語言如何引起分化作用的道理。

<sup>23</sup> 張雙慶、萬波 (1998:187) 也舉過一些平、去、入聲讀送氣的例子，但都不是口語常用字，可能是借用其他方言而來的。

<sup>24</sup> 有關各種漢語方言「濁上歸去」的情況，參閱何大安 (1988a)。莊初昇 (2000) 也有專章討論中古全濁上聲字在粵北土話中的走向。



## (5) 樂昌長來話並、定母上聲字唸送氣音來源的一個可能

規律發生之次序	「部」	「步」
R1. 濁音保存	bɔ (上)	bɔ (去)
R2. 去聲清化	bɔ (上)	pɔ (去)
R3. 濁上歸去	bɔ (去)	pɔ (去)
R4. 清化送氣	p <sup>h</sup> ɔ (去)	pɔ (去)

入聲字大概和上聲字一樣，濁音保留的時間比較長，後來才一起接受「清化送氣」(即上圖 R4)的規律。至於有什麼因素可以使上聲字和入聲字在「拉力鏈」的壓力下仍然保留濁音？可能和它們當時的韻母結構有關(例如帶喉塞音韻尾，和平、去聲字有別)，也許和它們的調值有關(例如調值較低)。到底真相如何？暫時無法作答。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肯定的：並、定母上、入聲字的清化比群、從、崇、澄、邪要來得早，不然的話，並、定母上聲字便不應帶文白異讀(詳見下文 4.1 節的討論)。<sup>25</sup> 也就是說：中古全濁聲母在類型二方言中的清化過程，前後經歷了三個步驟。

類型二方言其他濁音聲母的走向和類型一方言一樣，都是清化後讀送氣音。兩者的關係，下一節會再作討論。

在五種類型中，類型二方言濁音清化的條件是最複雜的。現在把其中的幾個問題都釐清了，解釋其他類型的來源時就會比較簡單。

### 3.3 類型三

類型三和類型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它們的分別只在於類型二方言並、定母上聲常用字都唸送氣，而類型三方言則唸不送氣。以連州星子話為例，「弟」(定)唸 [tɔ<sup>33</sup>]、「被」(～子，並)唸 [pi<sup>33</sup>]、「斷」(定)唸 [tuŋ<sup>33</sup>]，唯一的例外是「簿」(並) [p<sup>h</sup>u<sup>33</sup>]。莊初昇、林立芳 (2000:51) 注意到這個字帶送氣成分，可能跟類型二方言有關。<sup>26</sup> 其後又指出：「在地理上，全濁送氣的字正好呈現由南向北遞減的情形……我們似乎能夠進一步推斷全濁送氣是比

<sup>25</sup> 並、定母上、入聲字一方面比平、去聲字保持了更長時間的濁音，一方面清化後讀送氣音，這使我們懷疑它們原來的調值都很低。低調值有利於濁音的保留，另外根據徐雲揚 (Zee 1994) 的研究，低調值的濁音清化後往往變成送氣音。

<sup>26</sup> 「簿」在類型二方言中都讀送氣音，如曲江梅村話 [p<sup>h</sup>u<sup>33</sup>]、乳源桂頭話 [p<sup>h</sup>au<sup>34</sup>]、樂昌長來話 [p<sup>h</sup>ɔ<sup>34</sup>]。

全濁不送氣更早的一個歷史層次。」(莊初昇、林立芳 2000:52) 他們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sup>27</sup> 類型二方言並、定母上聲字部分有文白異讀，白讀都唸送氣，文讀都唸不送氣。如樂昌長來話「弟」在「徒弟」一詞中讀 [tei<sup>33</sup>]，在「老弟」一詞中則要讀 [tʰi<sup>33</sup>]；「杜甫」的「杜」讀 [tɔ<sup>33</sup>]，但一般人姓「杜」卻讀 [tʰɔ<sup>33</sup>]。如果將來文讀音完全取代白讀音，那麼類型二和類型三就會變得全無分別。類型三方言是由類型二方言演變而來的。

這裡有一個新問題：什麼方言能使類型二方言產生文讀音？下一節討論粵北地區的語言接觸時會作詳細分析。

### 3.4 類型四

類型四方言中古全濁聲母清化後平仄都讀不送氣音。這種類型在粵北地區非常稀見，目前僅知的例子是南雄雄州鎮話：「排」(並)唸 [pɔa<sup>11</sup>]、「獨」(定)唸 [te<sup>42</sup>]、「趙」(澄)唸 [tsau<sup>42</sup>]、「坐」(從)唸 [tso<sup>11</sup>]、「謝」(邪)唸 [tɕia<sup>42</sup>]、「酬」(禪)唸 [tɕiɹ<sup>11</sup>]、「巢」(崇)唸 [tsau<sup>11</sup>]、「屐」(群)唸 [tɕia<sup>42</sup>]，和新派湘方言、<sup>28</sup> 平話方言以及粵北部分粵方言(如陽山、連山布田和連州清水)的發展方向相同。<sup>29</sup> 雖然平話好些方言點的中古全濁平聲字都讀送氣清音，但李連進(2000:32)認為這是在西南官話影響下產生的後起現象，平話濁母清化後本來是平仄都讀不送氣的。<sup>30</sup> 南雄雄州鎮話和上述哪一種方言有關？我們還需研究，<sup>31</sup> 最重要的是知道粵北地區存在著與這些方言同類型的清化模式。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92)曾以「波浪理論」(Wave Theory)的觀點出發，指出清化不送氣

<sup>27</sup> 沙加爾(私人通訊)認為像「簿」這一類文化詞語有借用的可能。也就是說，「簿」在星子話中送氣音的讀法可能是從類型二的方言中借來的。但聯繫到上聲字讀送氣在地理上的分布以及文白異讀的情況，我們比較相信「簿」在星子話中讀送氣是存古的現象，而不是借用。

<sup>28</sup> 新派湘方言包括長沙、湘潭、寧鄉、南縣、湘陰等方言點，濁音聲母清化後一律讀不送氣音。參閱楊秀芳(1989:49-50)的討論。

<sup>29</sup> 易家樂(Egerod 1983:138)認為南雄城關話的白讀層接近閩方言，文讀層接近湘方言。原文說：「NX col is closer to Min col and the southern streaks related to this stratum, than to Xiang; and NX lit is closer to Xiang than to any other dialect hitherto described.」(NX = Nanxiong 南雄；col = colloquial 白讀音；lit = literary 文讀音)。他的說法頗有商榷之處，後人很少採用。

<sup>30</sup> 何大安(2002:387)甚至認為「濁母清化平仄都不送氣」是「平話類型上最重要的創新」。

<sup>31</sup> 莊初昇根據雄州鎮話全濁和次濁上聲字的演變、蟹攝一、二等有別而咸攝完全不分等現象，「傾向於把雄州土話劃歸客家方言區。」(莊初昇 2000:127) 陳滔(2002)贊成他的說法。沙加爾(Sagart 2001)則留意到中古全濁、次濁上聲字在雄州鎮話和客家方言中有相當一致的走向，因而認為這兩種方言有同一個祖先。全濁清化是在這兩種方言分開以後才發生，所以它們的清化模式並不一致。

是通過方言波從中原地區帶到南方各地去的。

### 3.5 類型五

類型五方言全濁聲母清化後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與一般官話方言的格局正好相反。粵北土話只有一個方言點屬於這種類型，它是南雄市西郊的百順話。例字如下：「排」（並）[pæi<sup>52</sup>]、「薄」（並）[p<sup>h</sup>o<sup>324</sup>]、「茶」（澄）[tsa<sup>52</sup>]、「鄭」（澄）[ts<sup>h</sup>əŋ<sup>24</sup>]、「徐」（邪）[tsɿ<sup>52</sup>]、「謝」（邪）[tɕ<sup>h</sup>ia<sup>24</sup>]、「騎」（群）[tsɿ<sup>52</sup>]、「舅」（群）[tɕ<sup>h</sup>io<sup>33</sup>]。黃雪貞 (1987:85) 首先留意到這種現象：「廣東南雄百順有的古全濁仄聲字送氣，符合客家話一般的音變條例；有的古全濁平聲字不送氣，符合當地<sup>32</sup> 音變條例」，但沒有作出解釋。這樣的清化途徑在漢語方言中非常罕有。除百順話外，就只有湖北通山縣的楊芳話和湖南的安仁話。它們統統都處於方言搭界的地區。可以推測，這種特殊的類型是方言接觸的結果。

### 3.6 小結

上文介紹了粵北土話五種清化的類型。從語言接觸的觀點看，可以把它們分為兩大類：類型二、類型三、類型五屬於一類，類型一、類型四則歸入另外一類。前者明顯經歷過猛烈的語言接觸才形成今天的面貌。全濁聲母在類型一和類型四方言中都有一致的走向。在清化的過程中，它們可能沒有和別的方言進行過大規模的接觸。<sup>33</sup> 下文我們就（一）類型二、類型三和類型五方言怎麼樣和其他方言接觸；（二）和什麼方言接觸；（三）接觸後演變規律發生了什麼變化，進行討論。

## 4. 粵北地區的語言接觸和土話的形成

語言接觸對於粵北土話的形成有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尤其是類型二、類型三和類型五諸方言。如果它們沒有和別的方言接觸過，大概就不會變成今天的格局。粵北土話有幾個現象顯示了語言接觸的痕跡。我們可以從那幾個現象入手，討論粵北地區語言接觸的情況。

<sup>32</sup> 這裡的「當地」是指南雄城關的雄州鎮話。

<sup>33</sup> 這並不是說類型一和類型四方言從來沒有和別的方言接觸過，只是從中古全濁聲母在這些方言中的表現看，找不到語言接觸的痕跡。

#### 4.1 類型二方言並、定母上聲字的文白異讀

在 3.3 節裡，我們介紹過類型二方言部分並、定母上聲字有文白異讀，白讀都唸送氣，文讀都唸不送氣。這種現象雖然牽涉的方言不多，但有幾點值得留意：(一) 產生文、白異讀的只有並、定兩母的字，其他聲母一概都讀送氣清音，沒有這種文、白的分野；<sup>34</sup> (二) 文讀音唸不送氣音，顯示輸出文讀音的語言並、定母上聲字都讀不送氣。(三) 就樂昌市而言，文讀音在黃圃、飯塘（類型三）等地區已經取得絕對優勢。特徵為送氣的白讀音，幾乎蕩然無存。但在長來和北鄉（類型二），仍然處於文白競爭的階段。從這些資料推知，類型二是通過文白異讀演變為類型三的。並、定上聲字的文白異讀，在粵北土話中曾經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並、定母在類型二方言中最早清化。原來的上聲字和入聲字，由於調值或帶喉塞韻尾的關係，清化的時間較晚，後來都演變為送氣清音。本文認為，在類型二的祖語並、定母已經清化，而群、從、崇、澄、邪諸母還是唸濁音的時候，就受到周邊一種權威性方言長時間的影響。這種方言大概保留濁音聲母，平仄都唸不送氣音。之所以有這樣的推測，是基於下列幾點考慮：(一) 由於權威方言保留濁音聲母，所以它根本不能帶動類型二方言的祖語完全清化；(二) 並、定母白讀音都是送氣，文讀音都是不送氣，沒有反過來的例子，可以推知輸出文讀音的方言平仄都不送氣；(三) 在群、從、崇、澄、邪等聲母清化以前，這種方言可能進行過大規模的演變、或者被別的方言取代了它的地位。新的權威性方言，使上述諸濁音聲母清化後讀送氣清音。由並、定母上聲字出現文讀音，直至群、從、崇、澄、邪諸母清化，時間可能相當長。類型二發展為類型三，就見證了這一點。現在嘗試用 (6) 來概括第 (一)、(二) 點：

$$(6) \quad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rightsquigarrow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類型二祖語並、定母上聲字在權威方言的壓力下，其中一項徵性 (feature) 給改變了，那就是 [+送氣] 變為 [-送氣]，但 [-濁音] 的徵性卻依然得到維持。<sup>35</sup>

<sup>34</sup> 張雙慶、萬波 (1998:187) 舉了幾個群母字唸不送氣音的例子，包括「巨」、「具」、「健」、「倦」、「瓊」、「僅」。它們都不是口語常用字，根本就沒有白讀音，不能和「弟」、「杜」文白俱全的例子相比。

<sup>35</sup> [-濁音] 這個徵性得以維持，是出於「便於區別」的緣故。由於 6、d'、b、d 都有帶音的特徵，

要注意的是：生成項所充當的只是文讀音的角色。演變的過程是通過文白的競爭而進行的，變化項發展為生成項絕非一步到位。

到底使類型二祖語產生文讀音的語言是什麼？從上面的描述和歷史事實兩方面看，共有三個可能：(一) 早期的平話方言；(二) 早期的湘方言；(三) 早期的客家方言。今天平話只零散地分布在廣西地區，但古代平話的勢力要大得多，甚至是一種流行華南各地的「通語」。<sup>36</sup> 平話祖語的特點是清化後不送氣。如果再往上推，它原來應該是帶不送氣濁音聲母的。湖南和粵北地區一直以來都有行政上的聯繫，加上部分說粵北土話的人來自湖南（莊初昇 2000:3-4）。因此，粵北土話應該或多或少帶有湘方言的成分。我們都知道，老派的湘方言（如雙峰話）保留了濁音聲母，平仄都不送氣。早期的湘方言亦應如是。客家方言是粵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方言。雖然中古全濁聲母在客家方言中都演變為送氣清音，但它在完全清化以前很可能是讀不送氣濁音。<sup>37</sup> 這樣便完全符合使類型二方言產生文讀音的條件。暫時無法判斷到底哪一種才是輸出文讀音的權威方言。

## 4.2 類型二、類型三方言群、從、崇、澄、邪諸母字的走向

類型二、類型三方言群、從、崇、澄、邪諸母清化後絕大部分都唸送氣音，和類型一方言一樣。這種清化模式，使人不禁想到客贛方言。據民間族譜的記載，說粵北土話的居民，祖上多來自江西客贛方言區（莊初昇 1999b:27-28）。客贛方言對粵北土話的影響，除了在詞匯借用之外，<sup>38</sup> 應該還表現在音韻系統方面。但單憑「清化送氣」一點便一口咬定類型二、類型三方言受過客贛方言的影響，證據似乎略嫌不足。某些例外的演變似乎有助於說明問題。

---

互相排斥，促使 b、d 填補幫、端母遺下的空缺，以擴大辨別的空間。參閱何大安 (1987:174)。

<sup>36</sup> 潘悟雲 (2000:201) 討論南方方言魚韻的讀音時指出：「古華南一定有一個權威性的漢語方言，可能是平話的前身，所以南至越南、北至廣西北部的壯族、布依族都要向這個權威方言借用。」

<sup>37</sup> 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清化送氣模式，但最終都是源自不送氣濁音聲母。只是它們在清化的過程中接受了不同的規律，才產生了不一致的送氣模式。參考王士元 (Wang 1996:256-258)。沙加爾 (Sagart 2001:149) 針對客家方言的情況，提出：「Some centuries ago, an early form of Hakka was spoken in south Jiangxi. That early form of Hakka had: three contrasting rows of stops and affricates, the same as Middle Chinese; plain voiceless, voiceless aspirated, and a third series which was (probably) voiceless with breathy release pʰi tʰi kʰi tʃʰi tɕʰi.」本文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丁邦新 (1998a) 則認為客家方言祖語的濁音聲母都是送氣的，所以清化後都讀送氣音。根據現存文獻的記載，送氣濁音聲母的確可能在某些古代方言中存在過，但暫時無法說明這些方言和現代客家方言的關係。

<sup>38</sup> 莊初昇 (1999b:22-25)、張雙慶 (2000b:38-40) 都比較過粵北土話和客贛方言的詞匯系統，可以參看。

中古全濁聲母字在客贛方言裡有少數唸不送氣音的例子，好像「笨」、「辮」、「隊」、「贈」、「站」、「鋤」和「佢」（黃雪貞 1987:85，侯精一 2002:159-160），其中「贈」是從母字、「站」是澄母字、「鋤」是崇母字、「佢」是群母字。<sup>39</sup> 下表比較這幾個字在客贛方言和粵北土話裡的讀音：<sup>40</sup>

(7) 客贛方言和粵北土話「贈」、「站」、「鋤」、「佢」四字讀音的比較

方言點（系屬）	「贈」	「站」	「鋤」	「佢」
梅縣（客贛）	tsen <sup>53</sup>	tsam <sup>53</sup>	tsat <sup>1</sup>	ki <sup>11</sup>
佛岡（客贛）	tsen <sup>21</sup>	(ts <sup>h</sup> am <sup>21</sup> )	(ts <sup>h</sup> iet <sup>1</sup> )	ki <sup>11</sup>
連平（客贛）	tsən <sup>33</sup>	tsam <sup>53</sup>	tset <sup>1</sup>	(k <sup>h</sup> i <sup>31</sup> )
永定（客贛）	tsen <sup>53</sup>	tsan <sup>53</sup>	tsaʔ <sup>2</sup>	ki <sup>11</sup>
南城（客贛）	-----	tsan <sup>3</sup>	-----	kie <sup>53</sup>
樂昌長來（類型二）	tsɿ <sup>31</sup>	tsɿ <sup>33</sup>	-----	ki <sup>33</sup>
樂昌北鄉（類型二）	tʃei <sup>212</sup>	tʃou <sup>33</sup>	(tʃ <sup>h</sup> ie <sup>11</sup> )	ki <sup>33</sup>
樂昌黃圃（類型三）	-----	tʃo <sup>21</sup>	tʃa <sup>33</sup>	kei <sup>33</sup>
樂昌三溪（類型三）	-----	tʃan <sup>52</sup>	tʃa <sup>52</sup>	kei <sup>33</sup>

在大部分客贛方言以及粵北土話裡，上述四字都唸不送氣清音，屬於例外的演變。「佢」字是第三人稱代詞，非常常用，尤其值得注意。莊初昇 (2000:101) 指出：「『渠』（佢）在粵北土話中應該讀送氣音，但在所有 20 個方言點中，它一律讀不送氣音，這是與多數的客、贛系方言相一致的現象。」例外演變對於判別語言關係有特別重要的作用，這是語言學家公認的事實 (Trask 1996:237-238，丁邦新 2002:1-2)。類型二、三方言和客贛方言有相同的演變方向（清化送氣），也有一致的例外（「佢」、「站」唸不送氣音），足以證明它們之間曾經有過非常密切的關係。那麼，客贛方言到底怎樣使類型二、類型三方言並、定母以外的濁母字轉化為送氣清音？

上文已經提過，類型二、類型三方言並、定兩母都沒有參與「清化送氣」的演變，這是由於並、定母在較早階段已經清化。其他中古的濁音聲母在那個時候應該還保留濁音音值。從另一個角度看，誘發類型二、類型三方言完全清化的那種語言，當時應該還有濁音聲母。那些濁音聲母清化之後唸送氣音，類型二、類

<sup>39</sup> 「佢」本字作「俚」。《集韻》：「俚，吳人呼彼稱，通作渠。」羅杰瑞 (Norman 1988:227) 曾指出此字在客家方言中唸不送氣，屬於「one of the very few such examples」。

<sup>40</sup> 梅縣、佛岡、連平、永定依黃雪貞 (1987:85) 的字表，南城則據李如龍、張雙慶 (1992) 的記音。

型三方言受到同一條規律波及，它們的濁音聲母自然地產生了相同的發展方向。<sup>41</sup> 這種情形，就像畬語與客贛方言接觸後、濁音聲母都變成送氣清音一樣。<sup>42</sup> 用規律表達出來，那就是：

$$(8) \quad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rightsquigarrow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客贛方言的清化模式，完全套用於類型二、類型三方言之上。它們既有相同的變化項，生成項也是一樣。拿 (6) 跟 (8) 比較，我們發現 (8) 並不以文白競爭的形式來演變，所以沒有找到一般文白競爭後遺留下來的「殘餘」。受影響一方（類型二、類型三）的生成項，不再是擔當文讀音的角色，而是代表受到某種規律影響後的結果。這個認識相當重要，它說明了語言接觸能引發不同形式的演變：有時會完全接受新規律的支配，有時又會通過文白異讀的競爭來演化。詳細情形，留待第 5 節再作討論。

就這條演變規律而言，客贛方言就是使類型二、三方言群、從、崇、澄、邪諸母清化後讀送氣音的權威方言。但粵北土話在發展的過程中，不一定只受過一種權威方言的影響。並、定母上聲字的文白異讀也許是由客贛方言還沒有清化前所造成的，也許是其他方言留下的印記。

### 4.3 類型五方言「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的清化模式

「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這種清化模式在漢語方言中相當罕有。涉及的幾個方言點，偏偏都在語言接觸頻繁的地區。毫無疑問，這種清化模式是由語言接

<sup>41</sup> 另外一個可能是客贛方言通過文白異讀的滲透，使類型二、類型三方言的濁音聲母變為送氣清音。但如果採用這個意見，我們將無法解釋為什麼類型二、類型三方言的並、定母字沒有受到任何影響。而且文白異讀往往有「殘餘的例外」(residue)，這和現在所看到的顯然不同。

<sup>42</sup> 這個意見是由沙加爾提出的。畬語是苗瑤語族的一員。一般苗瑤語濁音清化後都唸不送氣音，只有非常少數像畬語般唸送氣音。沙加爾 (Sagart 2002:145-146) 指出：「The obvious explanation for the She oddity is contact with Hakka: the change was transferred from Hakka to She through bilinguals. However, in order for the Hakka mode of devoicing to be transferred to She, it was necessary for devoicing to have been in process in Hakka in the first place. Otherwise, how would She speakers have known that they were to aspirate their voiced stops? The conclusion we should draw from this is that Hakka devoiced in the south, while it was already in contact with She.」(著重號為原文作者所加) 這說明客家方言的清化過程一定在南方發生，從而使畬語產生「清化送氣」的現象。類型二、類型三方言的清化過程，可能和畬語相類似。

觸引起的。目前關於類型五方言（南雄百順話）的資料並不十分齊全，難以作出準確的分析。我們只能通過比較其他同類型的方言點，來作一些不太有把握的推測。<sup>43</sup>

安仁位於湖南東部，當地方言同時揉雜了湘、贛兩種方言的色彩。根據陳滿華 (1995) 提供的資料，中古全濁聲母在安仁話中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這一點與分別代表新老湘語的長沙方言和雙峰方言有別，與南昌方言也不一樣……從這一點看，安仁方言是介於湘、贛兩大方言之間的」（陳滿華 1995:3）。<sup>44</sup> 本文同意他的觀察。贛、湘兩種方言的接觸，為什麼能產生出像安仁話那樣奇特的清化模式？

翻閱楊時逢 (1974)，我們知道各種湘方言有不同程度的清化。清化的程序往往是從仄聲開始，最後才擴展到平聲。湘西的永順、保靖、永綏、乾城、古丈、沅陵、瀘溪、辰溪、溆浦等九縣都是平聲讀不送氣濁音、仄聲讀不送氣清音（丁邦新 1998b[1982]:175）。<sup>45</sup> 平聲明顯地比其他聲調更晚受清化規律影響。<sup>46</sup> 我們推測：安仁話形成的時候，湘方言的一方可能就像今天的永順話一樣，平聲保留濁音，仄聲清化後讀不送氣音；贛方言的一方則是清化後都唸送氣音。由於湘方言的一方平、仄的徵性並不相同，所以當它和贛方言發生接觸時，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 (9)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rightsquigarrow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 \text{平聲}$
- (10)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rightsquigarrow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 & \text{濁音} \\ + & \text{送氣} \end{pmatrix} / \text{仄聲}$

受到贛方言大範圍的影響，湘方言一方平聲調和仄聲調各有一項徵性給改變了：

<sup>43</sup> 和百順話同類型的，有湖南的安仁話和湖北的楊芳話。後者資料未見。

<sup>44</sup> 事實上，丁邦新 (1998b[1982]:174) 早已指出：「安仁縣古濁塞音聲母字今讀清音，平聲不送氣而仄聲送氣，是中間現象。」但丁、陳兩位都沒有詳細說明這種「中間現象」是怎麼樣形成的。

<sup>45</sup> 仄聲之中，又以入聲的清化程度最深（楊秀芳 1989:53）。對於這種現象，唐作藩 (1997:208) 作了這樣的解釋：「入聲字本收塞音韻尾，發音短促，調值可能較高，而全濁音唸起來聲帶顫動發音困難、頻率較低，在具有短促、高頻的入聲字中容易清化。」

<sup>46</sup> 李新魁 (1991) 根據文獻的描述，認為中古濁音聲母的清化是從平聲開始的。劉鎮發、張群顯 (2001)、劉鎮發、劉藝 (2002) 贊成其說。我想不同的方言可能採用不同的清化次序：官話方言先從平聲開始，湘方言則入聲首先清化。兩種說法不必排斥。



平聲調 [+濁音] 變為 [-濁音]，但 [-送氣] 的徵性卻得到保持。仄聲調則由原來的 [-送氣] 變為 [+送氣]。換言之，平、仄的分野，由原來的濁、清演變為不送氣和送氣。<sup>47</sup> 我們同時留意到安仁話有好些差別在於送氣與否的文白異讀。「毒」(定)、「場」(澄)、「白」(並)等字白讀送氣、文讀不送氣；「盡」(從)剛好相反，白讀不送氣，文讀送氣。上述諸字的異讀，表現了由語言接觸所引起滲透還在進行中。滲透的形式，就是文白之間的競爭。<sup>48</sup>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安仁和南雄百順的語言環境：安仁位於贛、湘兩種方言的交界處，而南雄百順則身處類型一（南雄烏徑和其他客贛方言）和類型四（南雄雄州鎮）兩股勢力之間。不難發現：類型一的清化模式完全和贛方言相合，類型四也正好和新派湘方言無異。既然安仁和南雄百順的語言環境、以至對全濁聲母的演變有如此相近，有理由相信南雄百順「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的清化模式同樣是方言接觸的結果，具體過程應該和安仁話很相似。可以說，類型五方言是類型一和類型四的混合體。<sup>49</sup>

## 5. 語言接觸和語言層次

一般人都認為，語言接觸是語言層次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sup>50</sup> 但對於兩者是否存在必然的關係，似乎仍然缺乏一個通盤的瞭解。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漢語方言層次的表現形式。何大安 (2000:264) 提供了兩個方法：「『層次』的辨認有兩種線索，一是同一個詞的異讀，另一是系統的不一致。」「同一個詞的異讀」，就是文白異讀；<sup>51</sup> 「系統的不一致」，就是廣義的「特字」。<sup>52</sup> 通過

<sup>47</sup> 沙加爾（私人通訊）並不同意這個解釋。他認為 (9)、(10) 兩條規則會使不送氣的清聲母變為送氣。但我想規則的改變是以「字」為單位的——只有中古全濁聲母的字才會牽涉其中，所以這對屬於清聲母的字完全沒有影響。

<sup>48</sup> 這種文白競爭似乎為王士元、連金發 (Wang and Lien 1993) 提出的「雙向擴散」(bidirectional diffusion) 提供了證據。文、白兩個層次同時都夾雜了送氣清音和不送氣音。

<sup>49</sup> 就其他音韻特徵而言，百順話與客贛方言最為相近，例如全濁上聲和次濁上聲有一批口語常用詞唸陰平，蟹攝一、二等有別而咸攝無別（莊初昇 2000:127）。這說明百順話和安仁話一樣，有一個厚厚的客贛方言頂層。

<sup>50</sup> 例如羅杰瑞在他那篇談論閩方言歷史層次的經典文章中就指出：「Probably the most common source for this kind of etymological stratification is the influence of a literary or standard dialect with differs from the recipient language to some degree. Such a process of borrowing from a standard form of the language has been going on in China throughout most of its recorded history.」(Norman 1979:268-269) 簡單地說，方言層次的形成，就是和標準語接觸的結果。

<sup>51</sup> 也包括一些「早先同音的不同語詞」所反映的「不同形式」。例如「喉」、「猴」、「候」三字同屬

上文的分析，我們看到粵北土話和中古全濁聲母有關的「層次」不算很豐富。<sup>53</sup>但另一方面，粵北土話又毫無疑問經歷過猛烈的語言接觸。這是否意味著語言接觸和語言層次的形成沒有必然的關係？

事實上，粵北土話並非沒有「層次」可尋。例如樂昌長來話知組三等有二類讀音，分別讀如端組、知二和精組，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歷史層次；連州丰陽話部分效攝一、二等字讀音有別（「報」≠「豹」）、部分則已經混同（「冒」=「貌」），是由於這些字分屬兩個層次的緣故（莊初昇 2000:137-138）。相對地，和中古全濁聲母有關的那幾個文白異讀，就顯得不夠起眼了。

第 4 節分析過幾種由語言接觸所引致的規律改變的形式。其中一種以「疊置」的形式出現，新規律所代表的文讀音與舊規律代表的白讀音互相競爭，呈現了兩個明顯的層次。類型二方言並、定母上聲字的文白異讀，就是一個例子。另一種是舊規律以「特字」的形式給保留下來，與新規律共處一個平面之上。好像連州星子話中古並、定母字絕大部分都唸不送氣清音，只有「簿」字例外。「簿」字讀送氣音，可視為舊規律的殘存。上述兩種規律改變的形式，都能導致層次的產生。還有一種形式是新規律完全取代舊規律。新、舊規律沒有並存的空間，就沒有「層次」可言了。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可能的原因：（一）文讀音在競爭的過程中戰勝了白讀音，例如樂昌飯塘話（類型三）並、定母上聲字都唸不送氣清音，顯然是送氣的白讀音被不送氣的文讀音淘汰了的結果；（二）新規律的走向完全受制於權威方言。例如類型二、三方言群、從、崇、澄、邪諸母清化都讀送氣，是受客贛方言感染的結果。這種經由接觸誘發的演變和語言內部的演變 (internal change) 一樣，所涉及的是整個音類，理論上不會留下任何殘餘。為了方便理解，我們根據上文的分析，製成下表：

#### (11) 規律改變的形式和層次形成的關係

規律改變的形式	會否形成層次？	層次表現的形式
新、舊規律疊置	會	同一個詞的異讀
新、舊規律共存於一個平面上	會	系統的不一致
規律徹底改變	不會	-----

中古匣母，但閩南方言卻把它們讀成三個不同的聲母，「顯示了這一組詞的三種層次」。以上論述，參閱何大安 (2000: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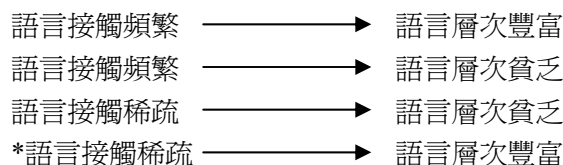
<sup>52</sup> 關於「特字」的定義，可參考丁邦新 (2002)。「特字」通常只是指個別的字詞，比「系統的不一致」所指的範圍狹窄。

<sup>53</sup> 莊初昇 (2000) 討論粵北土話的歷史層次時，就沒有提到和中古全濁聲母有關的例子。

換言之，語言層次的形成，取決於規律改變採用哪一種形式。至於支配規律改變形式的因素有很多，<sup>54</sup> 容另文再作交代。

回到「語言接觸和層次的形成是否具必然關係」這個問題上。我們以為：頻繁的語言接觸不一定能引致豐富的語言層次，但語言層次的形成卻一定是由語言接觸而來。它們之間存著三種關係，如下圖所示：

#### (12) 語言接觸和語言層次的關係



以上只是根據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的表現而得出的初步結論。將來分析土話的其他聲母、以至韻母、聲調時，肯定會有更多發現，進一步深化我們對語言接觸和語言層次的認識。

## 6. 粵北土話的分群及相關問題

要為漢語方言分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我們仍然無法擬構出一個可靠的原始祖語系統，而這正是分群最根本的基礎。其次，分群的論定，取決於共同創新 (shared innovation) 的有無。<sup>55</sup> 由於原始祖語的重建沒有得到落實，所以我們不可能知道哪一些現象屬於方言之間的共同創新、哪一些屬於共同存古 (shared retention)。而各種變化出現的先後，直接關係到它的重要性，我們也沒有辦法判斷。還有一個難題是：漢語方言的相互接觸非常頻密，要清楚辨別什麼現象是直接從祖語派衍下來、什麼現象是借用於別的方言，基本上不太可能。傳統「譜系樹」(family tree) 理論其中一個弱點，就是沒有考慮到語言接觸的因素。Fox (1995:123) 曾提出過這樣的意見：「Unfortunately this view (i.e. the family tree

<sup>54</sup> 例如方言本身的整合能力（參閱李如龍 2001:18-19）、音位之間的陣距、以至觀察時間的先後，都會影響規律改變的形式。

<sup>55</sup> 分群的基礎、程序，不少歷史語言學的專著都介紹過。Fox (1995) 的討論尤其精彩，值得細讀。又，何大安 (1995, 1998) 曾對台灣南島語的分群作出了具體的示範。以下我們對粵北土話進行分群時，主要參考了他的做法。

model) of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s clearly too narrow, and often demonstrably false. In particular it is evident from many cases where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xt of change is known that a major determinant of change is LANGUAGE CONTACT, where a language is affected by another language or dialect, resulting in various degrees of language or dialect mixture.」<sup>56</sup> 在這麼多條件的限制下，我們不能為粵北土話進行分群？

本文集中就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的演變作出討論。單單只有一個準則，並不符合理想分群的條件。<sup>57</sup> 而且我們又以中古音系（《切韻》、《廣韻》）作為討論的框架，不見得沒有問題（何大安 2000:266）。<sup>58</sup> 雖然如此，就現有的資料作一些簡單的分析，其間可能會揭發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我想還是有研究價值的。

在進行分群以前，我們必先有一個概念：粵北土話只是一群系屬未明的方言的統稱，它本身並不是一種方言。<sup>59</sup> 因此，為粵北土話擬構祖語是毫無必要的。在沒有「祖語」可資參考的情況下，我們便要依靠音韻史的知識，辨別各種創新規律的早晚。以規律出現的先後為準則來為漢語方言分群，丁邦新 (1998b[1982]: 168) 早已明文揭櫫其重要性：「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對的名詞，不一定能確指其時間。條件之輕重以相對之先後為序，最早期的條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條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語音差異了。」此外，好些湘南土話和粵北土話明顯具有非常密切的親緣關係。下文我們將打破地域的界限，把湘南土話引入討論的範圍之內。

第一步要做的是找出最早的創新規律。從第 3 節的論述看來，答案毫無疑問是並、定母在拉力鏈的帶動下率先清化，因為當時群、從、崇、澄、邪諸母還是唸濁音。雖然這項變化很可能是由底層語言引起的，但正如上文所說，幫、端母吸氣化以後不見得一定由並、定母填補它們的空缺，所以本文把並、定母的清化

<sup>56</sup> Dixon (1997) 提出的「疾變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可說是近年對「譜系樹」理論最猛烈的衝擊。在由 Dixon 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羅仁地 (LaPolla 2001) 和曹茜蕾 (Chappell 2001) 都承認，語言接觸在漢語形成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關於 Dixon 的理論，下文還會談到。

<sup>57</sup> 箇中原因，可以參考 Fox (1995:223)：「It is unwise to base any grouping on a single classificatory parameter, since isolated correspondences may arise through a variety of causes, including ch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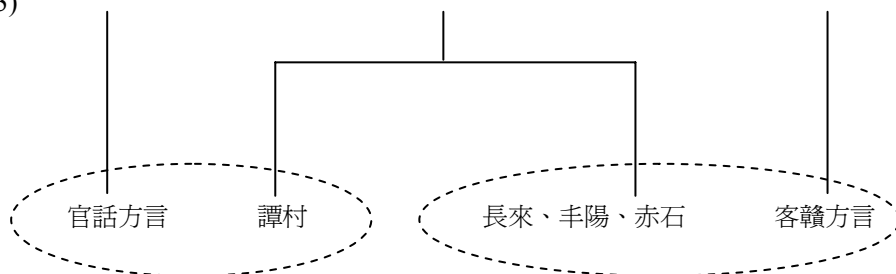
<sup>58</sup> 需要強調的是：文中雖然套用了中古三十六字母的名目，但這只是為了方便討論的緣故。本文無意認為粵北土話是從中古音系派生出來的。

<sup>59</sup> 這裡強調的是「整個粵北土話不是一種方言」，但並不是說每一個方言點都包含一種獨立的方言。當中有些方言顯然有較密切的聯繫，參閱下文關於分群的討論。

看作是方言自身的發展。受到這條演變規律影響的，除了類型二、類型三諸方言外，還有一些湘南土話，包括資興譚村、汝城南鄉、臨武、宜章赤石、道縣小甲、嘉禾廣發、藍山唐姓話、厲氏話等方言。這些城鎮全部都在湖南南部，和粵北接壤。前人以省份為界，把這些方言定名為「湘南土話」，與粵北土話儼然是兩個不同的體系。現在根據「並、定母率先清化」這條規律，把它們劃歸為一種方言。<sup>60</sup>

在這群方言後期分化的過程中，大部分都受到客贛方言的影響，群、從、崇、澄、邪諸母清化之後都讀送氣音，只有資興譚村話例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這屬於官話方言的類型。<sup>61</sup> 這個變化，顯然是並、定母清化以後才發生的，因為並、定母沒有牽連在內。我們用下圖來表示上述諸種方言的關係：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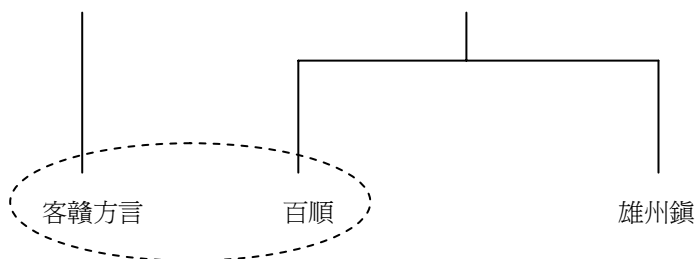
虛線範圍之內代表區域性影響 (areal influence)。長來話和譚村話的分野，在於它們對群、從、崇、澄、邪諸母的清化採取不同的規律。這是和不同的方言接觸過的結果。

類型五形成的時間比類型二、三都要晚，因為當時影響它的客贛方言已經完全清化。類型四的清化是湘方言的模式，而且它和類型五同處一市（南雄市）之內，我們暫時把這兩種類型合併起來處理。(14) 標示了它們的關係：

<sup>60</sup> 王福堂 (2001:111) 也認為「粵北土話和湘南土話的分布地區相連，語音特點又很相似，應該把它們看作是同一種方言。」但他所舉的理由並不完全和我們的相同。

<sup>61</sup> 資興譚村話和樂昌長來話在並、定母方面有相同的清化模式，但其他濁音聲母則有不一致的表現。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其實有力地證明了並、定母比其他濁音聲母更早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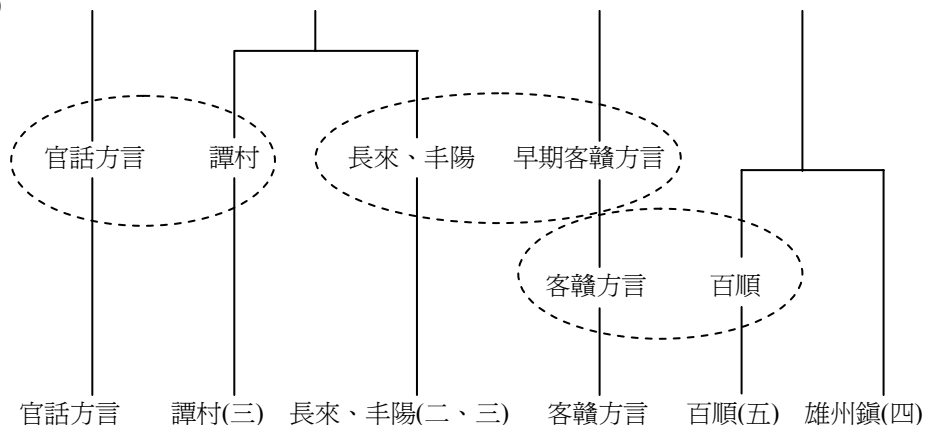
(14)



百順話的底子是一種寢近於類型四的方言。它在平聲還保有濁音時就跟客贛方言發生接觸，形成了「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的清化模式。屬於類型四的雄州鎮話，在清化的過程中大概沒有受到別的方言的影響，平、仄都不送氣。它跟類型五的分叉點，在於中古濁音聲母的平聲字是否保留濁音。

在 (13) 和 (14) 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客贛方言在粵北土話形成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作出觀察。從規律改變的角度看，它使其他方言產生「清化送氣」的傾向；從影響的時間看，由它還保有濁音聲母開始、一直到完全清化為止，其間可能經歷了好幾百年。下面把 (13) 和 (14) 合起來看，希望得到一個更清晰的圖像：

(15)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它屬於哪種類型。類型一的清化模式和客贛方言一樣，所以沒有標示出來。總括而言，粵北、湘南地區的「土話」有三個源頭：類型一和客贛方言同源，一個源頭發展出類型四和類型五，另一個源頭則發展出類型二和類型

三。它們同時都向客贛方言靠攏，而且經過長時間的交融，所以在語音層面上或多或少有點相像。但需要重申：以上只是以中古全濁聲母為參照點，簡單地分析了各種「土話」之間的關係，不能算是嚴格的分群。我們期望將來的調查能提出更多有效的證據。

粵北土話為傳統的分群帶來挑戰，同時也為「方言形成」這個問題帶來了新的啓示。高本漢有一個很經典的說法，認為《切韻》是大部分漢語方言的祖先。這個學說長期支配著學界，雖然近年受到嚴厲的批評，<sup>62</sup> 但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高本漢提出他的見解時，歐洲那邊正熱烈地為印歐語言的分群進行討論。因此他有這種為漢語畫「譜系樹」的心態，是不難理解的。現在我們知道「譜系樹」不能完全妥善地解決語言接觸的問題，而粵北正是全中國語言接觸最頻密的地區之一。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諸種土話形成的過程呢？

這裡要介紹一個近年引起廣泛關注的理論：Dixon (1997) 的「疾變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這個理論是受到澳洲和南美洲土著語言的啓發而來的。它的大意是：「During a period of equilibrium, linguistic features tend to diffuse across the languages of a given area so that—over a very long period—they converge on a common prototype. Then, during a period of punctuation—characterised by expansion and split—a series of new languages will develop, diverging from a common proto-language.」(Dixon 1997:4) Dixon 認為語言的發展長期處於「平衡」的狀態。人口遷徙以及其他幾種相關的行為會引致「疾變」。只有處於「疾變」期的語言，才可以通過譜系樹來理解。相對於「平衡」期來說，「疾變」期是相當短促的。我們認為，粵北地區是一個理想觀察「疾變平衡」的場所。所謂「理想」，是因為它似乎同時兼具了「疾變」和「平衡」兩種樣態。<sup>63</sup>「平衡」的一面固然相當清楚：來源不同的土話，在長期接觸的情況下互相擴散 (diffuse)，因而產生了合流 (converge) 的傾向。<sup>64</sup> 按照 Dixon 的理論，「平衡期」最大的特徵，就是語言的同化，最後發展出「共同原始類型」(common prototype)。但如果從客贛方言的角度看，它在粵北地區的發展其實體現了「疾變」的格局。這點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一) 客贛方言由贛南、閩西流入粵北（莊初昇 1999a），屬於移民的語言。當那些移民離開原地時，就是「疾變期」的開始；(二) 粵北土話通過

<sup>62</sup> 可參閱羅杰瑞、柯蔚南 (Norman and Coblin 1995) 具有代表性的討論。

<sup>63</sup> Dixon 的理論主要是描述語言宏觀（數千年甚至上萬年）的發展。粵北諸方言的歷史不超過一千年，相對來說是微觀的。下文的論述，只是借用了「疾變平衡論」的一些概念。

<sup>64</sup> 粵北土話大部分方言點都有一種帶緊喉色彩的小稱變調（參閱莊初昇 2000:104-105），在嶺南地區比較少見，或者可以視為「區域特徵」(areal feature)。

不同的途徑向客贛方言靠攏，主要表現在「清化送氣」這個特徵上。然而，經過「客贛化」的粵北土話，始終跟贛南、閩西那些客贛方言有分別，是一種新的方言。<sup>65</sup> 這代表了語言的分化 (diverge)，而分化正是「疾變期」最重要的標誌。至於粵北土話將來會發展為什麼樣子，要視乎兩個外在的因素：(一) 客贛方言影響的時間有多久？它的地位會不會被別的方言所取代；<sup>66</sup> (二) 權威方言影響的力度。時間長、力度夠的話，它早晚會變成一種新的客贛方言。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粵北土話，可能只是過渡性質。<sup>67</sup>

在眾多的漢語方言中，粵北土話的情況會是個孤例嗎？絕對不是。許多系屬不明的邊緣性方言，例如徽州方言、平話方言，<sup>68</sup> 應該都可以從語言接觸的角度來解釋它們的形成過程。但它們接觸的形式、接觸後的反應，不一定都跟粵北土話一樣，因為每一種方言都有它的「自主性」(何大安 1988b:159-160)。我們並不否認漢語大多數方言都以「譜系樹」的形式發展。但在「畫樹」的同時，是不是應該更小心處理語言接觸的因素呢？

## 7. 結論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介紹了粵北土話和周圍方言互動的情況，嘗試從語言接觸的角度觀察規律改變、層次形成、以及方言分群等問題。這裡總結一下上述的討論：

- (一) 粵北地區是客贛、粵、湘、西南官話幾種方言的交匯處，語言接觸非常頻密。粵北土話就是這種環境下形成的混合性方言。
- (二) 通過檢驗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中的表現，我們看到其中幾種特殊的清化模式，是語言接觸後規律改變的結果。簡單的說，類型二、三方言在拉力鏈的帶動下，並、定母率先清化，其餘濁母和清化模式則受客贛方言支配；類

---

<sup>65</sup> 或者說，是一種變種的客贛方言。

<sup>66</sup> 除了客贛方言外，莊初昇 (2000:142-143) 也提到了粵方言和西南官話對粵北土話的影響。但它們的影響力主要局限於語音層面上，粵北土話的結構未有因此而改變。客贛方言始終是較能支配粵北土話發展的方言。

<sup>67</sup> 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推測。更大的可能：粵北土話在還沒有作進一步演變前，就被客贛方言、粵方言和西南官話「瓜分」掉了。

<sup>68</sup> 一般都認為徽州方言和平話方言是混合性方言：徽州方言的底子是吳方言，正在向江淮官話靠攏；平話方言可能是一種古代的粵方言，但受到西南官話很大的影響。它們和粵北土話都有個共同點：內部一致性較低。這顯示了搭界性方言的特徵。



型五的清化行為介乎類型四和類型一之間，它在平聲還保有濁音時就受到客贛方言大範圍的影響。在粵北土話濁母清化的過程中，客贛方言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使粵北土話或多或少產生了「清化送氣」的現象。

- (三) 語言層次的形成，取決於語言接觸後規律改變的形式。如果新、舊規律採用「疊置」的形式進行競爭、或用舊規律以「特字」的形式給保留下來，都會產生語言層次。但如果新規律主導了整個演變方向，舊規律給淘汰掉，就沒有層次可言了。層次是否豐富，和語言接觸的多寡沒有必然的關係。中古全濁聲母在粵北土話裡的表現，就能說明這一點。
- (四) 語言接觸為傳統的分群帶來困擾。在粵北土話的個案中，我們認為五種清化類型來自三個來源：類型一屬一組，類型二和類型三屬一組，類型四和類型五又屬另外一組。在類型二、三中，長來、丰陽等方言明顯和客贛有過深刻的接觸，而譚村話則向官話方言靠攏，我們又把它們分為兩類。類型四、五的分野在於受到客贛方言影響的程度。最後我們引用了 Dixon 的「疾變平衡論」，指出粵北土話一方面發展區域特徵，體現了「平衡」的狀態，但另一方面它的演變方向又受到客贛方言的支配，有可能演化為客贛方言的「變種」。從客贛方言的角度看，這是「疾變」的格局。

本文雖以粵北土話作為討論的重心，但視野絕對不局限於一種方言之中。我們在上文中提過的概念、用過的方法，或多或少可以套用於研究其他方言之上。這裡列出幾個未來研究的方向，作為全文的結束：

- (一) 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看漢語方言的發展：不少漢語方言學的專著都以歷史事實作為各大方言發展的背景。戰爭、移民等因素無疑是方言分支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粵北土話的情況告訴我們：方言之間的接觸、滲透，也能引致方言的進一步分化，而這一點是一般論著鮮有提及的。<sup>69</sup> 本文認為，以語言接觸的角度來檢視漢語方言的形成、發展，會為方言史的研究帶來新穎的認識。
- (二) 規律改變的形式：規律改變採用哪一種形式，直接關係到語言層次的形成。

<sup>69</sup> 岩田禮 (Iwata 1995:222) 曾經有過這樣的意見：「It seems to me that scholars in Chinese historical dialectology have overestimated a factor, *migration*, which they assume would influence or even replace aboriginal dialects. However, it is true that a more normal and frequent manner of dialect diffusion is a geographically continuous spreading of an influential form, a viewpoint which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or even ignored in the research history.」岩田先生以詞匯作為分析的對象，和本文的觀察角度不一樣，但他的意見卻是我們所認同的。

到底有什麼因素決定規律改變以「疊置」、「特字」、「徹底改變」這三種形式出現？相信只有大量分析語言接觸的個案，才可以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

- (三) 語言層次和分群：有些漢語方言擁有非常豐富而完整的語言層次，形成兩個、甚至幾個儼然不同的系統。好像閩南方言、海南島的儋州村話，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為這些方言分群時，應該如何處理層次疊置的問題？如果採用「譜系樹」的分法，怎麼樣可以清楚標示各層次的歸屬？以上幾點，都是值得細心考究的。

## 引用文獻

- Chappell, Hilary (曹茜蕾).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d areal diffusion in Sinitic language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d. by A. Y.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 328-3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obert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gerod, Søren (易家樂). 1983. The Nan-xiong dialect. *Fangyan* 1983.2:123-142.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 1992. Hakka in wellentheori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CL]* 20.1:1-49.
- Ho, Dah-an (何大安). 1996. Stages and strata in dialectal history—case studies of Heng County, Da County, and Shipo.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James C.-T. Huang, and Audrey Y.-H. Li, 215-234.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 Iwata, Ray (岩田禮). 1995.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Chinese dialects—project on Han dialects (PHD).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4.2:195-227.
- LaPolla, Randy J. (羅仁地). 2001.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d. by A. Y.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 225-2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1979.4:268-274.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and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 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576-584.

- Sagart, Laurent (沙加爾). 2001. Nanxiong and Hakka. *Fangyan* 2001.2:142-151.
- Sagart, Laurent (沙加爾). 2002. Gan, Hakka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ed. by Dah-an Ho, 129-15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Thomason, Sarah G.,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ask, Robert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New York: Arnold, 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96.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James C.-T. Huang, and Audrey Y.-H. Li, 235-267.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and Chinfa Lien (連金發).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 by Charles Jones, 345-400.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 Weinreich, Uriel. 1968.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The Hague, Paris: Mouton.
- Zee, Eric (徐雲揚). 1994. A theory of the bifurc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syllable-initial stops and affricates into aspirates and unaspirates after devoicing.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I: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Paul Jen-kuei Li et al., 173-201.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丁邦新.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 14.1-2:257-273。亦收錄於丁邦新 (1998b)《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166-187。北京: 商務印書館。
- 丁邦新. 1998a. 〈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並論國語聲調及閩語唇音聲母演變的兩個問題〉,《語言學論叢》20:149-165。
- 丁邦新. 1998b.《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 商務印書館。
- 丁邦新. 2002. 〈漢語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中國語言學報》[JCL] 30.1:1-15。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 朗文出版社。
- 王本瑛. 1997.《湘南土話之比較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王福堂. 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 語文出版社。
- 王福堂. 2001. 〈平話、湘南土話和粵北土話的歸屬〉,《方言》2001.2:107-118。
- 王福堂. 2002. 〈漢越語和湘南土話、粵北土話中並定母讀音的關係〉,《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 364-367。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平田昌司. 1983. 〈吳語幫端母古讀考(上)〉,《均社論叢》14:18-30。

- 平田昌司. 1984. 〈吳語幫端母古讀考（下）〉，《均社論叢》15:22-26。
- 平田昌司. 1988. 〈閩北方言「第九調」的性質〉，《方言》1988.1:12-24。
- 何大安. 1987.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
- 何大安. 1988a. 〈「濁上歸去」與現代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15-140。
- 何大安. 1988b.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何大安. 1990. 〈方言接觸與語言層次——以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4:845-867。
- 何大安. 1995. 〈論排灣群語言的分群〉，《台灣研究通訊》5-6:19-34。
- 何大安. 1998. 〈台灣南島語的語言關係〉，《漢學研究》16.2:141-171。
- 何大安. 2000. 〈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18:261-271。
- 何大安. 2002. 〈官話、晉語與平話性質的檢討〉，《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383-390。台北：學生書局。
- 李永明. 1988. 《臨武方言：土話與官話的比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漢語方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連進. 2000. 《平話音韻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91. 〈近代漢語全濁聲母的演變〉，《中國語言學報》4:109-124。
- 沈若雲. 1999. 《宜章土話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周先義. 1994. 〈湖南道縣（小甲）土話同音字匯〉，《方言》1994.3:201-207。
- 林立芳, 莊初昇. 2000. 〈粵北地區漢語方言概況〉，《方言》2000.2:126-137。
- 侯精一主編.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唐作藩. 1997. 〈從湖南黃橋鎮方言定母字的讀音探討湘方言全濁聲母的演變〉，收錄於余靄芹、遠藤光曉共編《橋本萬太郎紀念中國語學論集》，201-209。東京：內山書店。
- 張雙慶. 2000a. 〈連州保安方言音系特點〉，粵北土話及周邊方言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韶關：韶關學院。
- 張雙慶主編. 2000b. 《樂昌土話研究》，粵北土話研究叢書之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張雙慶, 萬波. 1996. 〈南雄（烏徑）方言音系特點〉，《方言》1996.4:290-297。
- 張雙慶, 萬波. 1998. 〈樂昌（長來）方言中全濁聲母今讀音的考察〉，《方言》1998.3:178-187。

- 莊初昇. 1999a. 〈粵北客家方言的分布和形成〉,《韶關大學學報》20.1:7-14。
- 莊初昇. 1999b. 〈粵北土話中類似贛語的特點〉,《韶關大學學報》20.5:19-28。
- 莊初昇. 2000. 〈粵北土話音韻研究〉,暨南大學博士論文。
- 莊初昇. 2001. 〈連州市丰陽土話的音韻特點〉,《語文研究》2001.3:51-55。
- 莊初昇. 2002. 〈粵北土話中知組三等讀如端組的性質——兼論早期贛語知二、知三的分化〉,《中國語學研究:開篇》21:176-182。
- 莊初昇, 林立芳. 2000. 〈粵北土話中古全濁聲母字今讀的類型〉,《語文研究》2000.2:48-53。
- 陳滔. 2002. 〈南雄城關話音系〉,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73-8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陳滿華. 1995.《安仁方言》。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程俊源. 2002. 〈分區與分群之間——漢語方言中湘南土話與粵北土話的歷史聯繫〉,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黃金文. 2001.《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一一六。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黃雪貞. 1987. 〈客家話的分布與內部異同〉,《方言》1987.2:81-96。
- 楊秀芳. 1989. 〈論漢語方言中全濁聲母的清化〉,《漢學研究》7.2:41-74。
- 楊時逢. 1974.《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六。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詹伯慧, 張日昇主編. 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一。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主編. 1994.《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鎮發. 2000. 〈客家認同與粵北土話跟客、粵語的關係〉,粵北土話及周邊方言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韶關:韶關學院。
- 劉鎮發, 張群顯. 2001. 〈中古濁上聲字的演變與粵客贛方言〉,《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214-222。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鎮發, 劉藝. 2002. 〈山東榮成方言濁聲母平聲字的不送氣現象〉,《聲韻論叢》12:217-228。
- 潘悟雲. 2000.《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盧小群. 2003. 〈湖南嘉禾土話的特點及內部差異〉,《方言》2003.1:61-66。
- 羅昕如. 2002. 〈湖南藍山土話的內部差異〉,《方言》2002.2:133-143。

郭必之

[Received 1 May 2003; revised 22 October 2004; accepted 27 October 2004]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  
b776757@mailserv.cuhk.edu.hk

##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of Rules: The Behaviors of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in the Yuebei Tuhua

Bit-chee Kwo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term **Yuèběi Tǔhuà** (粵北土話) refers to a group of Chinese dialects of uncertain affiliation spoken in northern Guǎngdōng. Their phonological systems are strikingly heterogeneou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in the Yuèběi Tǔhuà dialects, given the complication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rule change. Five modes of devoicing of these initials have been noted for Yuèběi Tǔhuà,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is variation being degree of influence from Gàn and Hakka. We consequently divide Yuèběi Tǔhuà into four group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hich are discussed in great detail.

Key words: Yuebei Tuhua (Guangdong),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sub-grouping, language contact, rule change